



武備志

戰畧考
十九之廿

ケ 5
61
8



武備志卷十九

戰略考

防風茅元儀輯

茅子曰良士不能離規矩哲士不能離往法古今
 之事異形而同情情同則法可通古今之人異情
 而同事事同則意可祖故我列著之以為今之資
 宋有百戰奇法繼有百將傳續百將傳史略戰宗
 近有諸史將略運籌綱目決勝綱目皆鎖割而無
 當唯姜氏兵覽差詳吾彙輯諸家本之正裨二史



明治 年 月 日 未



武備志卷十九
以爲戰略考夫曰略則非略弗錄也略弗奇弗錄也每舉一事而足益人意志雖言之竟白而弗倦試之萬變而不窮是可以觀矣是可以觀矣

春秋

戰國

前漢

後漢

三國

五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五代 北宋 南宋

元

春秋

千古樂
戎不出
數言令
則及是
戎安自
不逞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我徒彼車懼其侵
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
君為三覆以待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
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
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
者奔祝聃逐之束戎師戎兵衝擊我師之中前後擊之第上伏擊
其前祝聃與第一二伏擊其中并第三伏擊其後前後中三處受敵故曰束戎師前後擊之盡死

前者盡死戎師大奔
在後駐軍不救者皆大奔

隱公

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號公林父將
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
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
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
必亂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
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
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司馬法車戰
偏五人為伍以車居前以伍居後也伍承彌縫以五承偏之隙而彌縫其闕漏也此蓋魚

今之軍
戰亦必
法此

武備志卷十九

戰略考

春秋

三

麗陣法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旂動而鼓旂旂也通帛
將之麾執以為號令左右二拒為之蓋今太
見旂動則各鳴鼓以進軍也蔡衛陳皆奔王卒
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

楚武王侵隨使遠章求成焉楚反使其大夫遠章先求成于隨軍
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
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
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
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
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態率且比曰季梁在

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言必雖未行吾計少師
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
將許之季梁止之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
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
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
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
眾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
隨師敗績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俱桓公

管仲既相桓公語公曰君欲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隱之而寄其政於是作內政以寓軍令五家為軌軌有長積而至十連之鄉鄉有良人以爲內政五人爲伍軌長率之積而至于萬人爲軍五鄉之帥帥之

此謂霸王之術

以爲軍令外假王政之名內修強國之利由是而隣封不敢窺荆楚莫敢承一匡天下者仲之教也齊師伐我曹劌請戰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俱莊公

武備志卷十九 戰略考 春秋

迷失道仲曰老馬善識途放老馬于前隨以歸

晉侯圍曹門焉攻曹門多死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

侯患之晉文公患其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衆

曹曹人之墓為若將發塚者師遷焉舍於曹墓曹人兇

懼為其所得者為其所棺而出之棺斂其尸而出

於晉師以免因其兇也晉師因曹而攻之攻曹

月丙午入曹

晉伐楚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蔡子玉以若敦之

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

唐太宗
勝宋老
生亦類
此

右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

狐毛設一旆而退之狐毛將上軍設二大旗樂枝

使輿曳柴而偽遁樂枝將下軍使樂曳楚師馳之

原軫卻秦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

夾攻于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

子玉見左右師皆故不敗

秦師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

韋先乘四也韋熟韋也古者將獻遺于人必有以

先先之皆以輕先重此鄭商將獻牛于秦故以

四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

機在于
先使鄭

武備志卷一 戰略考

春秋

六

之執政
不明高
亦不敢
為此悲
哉

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
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
視客館鄭得商人之報使人視秦杞則束載厲兵
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
脯資餼牽竭矣言脯資餼牽已竭無以留秦師為吾子之將行也
示知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
鹿以問敝邑若何杞子奔齊杞子即秦大夫戊鄭而掌鄭人北門之管
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
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俱

公

秦晉伐都楚鬪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
人過析隈入而繫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宵坎
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
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
邊以歸

楚人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
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群蠻以叛楚麋
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

於是楚人謹備中國楚人謀徙於阪高楚以蠻夷不救開申息之北門楚人謀徙於阪高共叛故謀徙於阪高之險地以避難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若我出師心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豈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自楚之廬邑以往伐庸振廩同食振發倉廩上下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于楊窓窓戢黎官屬庸人囚之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不如還復於句澨之大師且起王卒起楚王之兵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

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禪儵人實逐之禪儵魚庸三邑輕楚故但使三邑之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初以伐庸乘庸不設備以伐之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俱文公晉人伐鄭楚子救之登巢車巢車車上為檣者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佯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王又問今皆聚於中軍何也曰

戰略考 春秋

合謀也張幕矣曰虔下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王又問晉之將帥左右在乘者皆下車何也曰戰禱也州犁言此將戰而禱請于鬼神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伯州犁晉人知晉之情故以晉侯之卒告共主苗賁皇在晉侯之側苗賁皇知楚之情故亦以楚王之卒告晉故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苗賁皇知楚之情故亦以楚王之卒告皆曰晉侯左國士在以伯州犁為國士在楚且厚厚衆多也且楚師衆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言楚之精

兵在其中軍皆在王族而已王族之兵最精而巳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矣公從之楚果敗成公

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伐齊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范宣子晉士句也析文子齊大夫子家也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魯莒在齊其鄉入蓋自東道以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子家即析文子以范宣子之言告齊靈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言齊侯固無勇敢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敵

春秋

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

險斥侯也晉人知齊侯將登巫山以望晉雖所不至

雖晉師所下必疏建旌旗以使乘車

不至之地必施而疏陳之以旆先建旆

者左實右僞使軍中乘兵車者左實以旆先建旆

驅與曳柴而從之與衆也衆曳柴齊侯見之畏其

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

鳥之聲樂鳥鳥得空營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

曰有斑馬之聲斑別也夜遁馬不相見故作離別聲齊師其遁叔向

告晉侯曰城上有鳥兵衆守城鳥不敢齊師其遁

先出後

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太子

以寒隧而殿殖綽郭最曰殖綽郭最子殿國師謂

夙沙衛言以齊之辱也子姑先乎謂夙沙衛乃代

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夙沙衛恨二子故殺馬

欲復之晉州綽及之晉州綽追射殖綽中肩兩矢

夾脰脰頸也兩矢遂入齊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

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速言晉師行速略也言欲

其地無將退矣吾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

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齊侯將犯太子抽劍

武備志卷十九 戰略 春秋

武備志卷十九
斷鞅在馬腹曰鞅大子恐齊侯乃止

齊司馬穰苴景公時燕晉伐齊齊師敗績晏嬰薦
穰苴景公以為將軍穰苴曰臣素卑賤人微權輕
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穰苴與賈
約曰旦日之中會于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
漏待賈夕時賈始至穰苴曰何後期賈曰親戚送
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
則忘其親援抱鼓之急則忘其身何謂相送乎召
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云何對曰當斬賈始懼

此時已
必殺賈
矣

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返遂斬賈以徇三
軍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
者馳云何對曰當斬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斬乃斬
其僕車之左駒馬之左騾以徇三軍乃閱士卒次
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撫循之悉取將軍之
資糧饗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
勒兵病者皆求行爭自奮出為之赴戰晉師敗走
楚蘧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舒鳩人卒

無此
限法殺
十頁無
益也

武備志卷十九 戰略考 春秋

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
 右師先子木遽以右師先至舒鳩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師
 左師以遇五人不及平木吳人居其間吳人之師居楚兩軍
 之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墊隘慮水雨也言相持則慮水雨隘及
 禽也若遇水雨必為吳獲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以其
 私屬之卒簡師陳以待我簡師精兵駐後我克則
 進我師若勝則進奔則亦視之我師若奔則亦視之
 乃可以免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
 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

枯沒罕
 所以走
 救太原
 之師

逐之傳諸其軍吳逐楚子彊等簡師會之楚人先
 精兵為陣者會合而擊之吳人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
 滅舒鳩
 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析公楚大夫晉人寘諸戎車之殿
 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
 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若多擊軍鼓鈞同其聲以夜軍之
 楚軍使楚軍使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
 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
 遇于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雍子發命於

武備志卷十九 戰略考 春秋

曰歸老幼聽其歸家及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

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焚其次舍明白將戰行歸

者凡應歸者皆遣之行而逸楚囚縱楚之彼囚者使楚師宵

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

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段子石也楚圍娶其女

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知楚懷詐使行人于

羽與之言乃館於外乃舍于城外既聘將以衆逆將以兵入

婦迎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

從者請墀聽命欲于城外餘地為墀以聽楚人逆婦之命令尹命太宰

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

公孫段之氏也言將使公孫段之女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

之廟而來言告祖父之廟而來逆婦若野賜之是委君貺于草

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

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逆婦今不將不

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

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備將恃大國之安靖

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

諸侯聞之莫不以鄭楚為可懲戒使莫不憾者使諸侯莫不距違

武備志卷十九 戰略考 春秋

離使命
之生實
是戰時
所謂金
人之諒
是也

君命抗逆違棄而有所壅塞不行楚之命令有所壅塞底室塞不能

遂是懼不然敝邑鄭之館人之屬也其

敢愛豐氏之祧豈敢愛豐氏遠祖之祧伍舉知其

有備也請垂鑿而入秦以衣也垂許之正月乙未

入逆而出楚國以衆入遂會於虢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聚卒而戰

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阨險不便軍以什

共車更增十人以必克步兵多故困諸阨車每困

又克今去車故請皆卒去車為自我始魏舒自乃

古人散車為步

以克敵今當合

步為車

以禦敵

古今制

異而意

合

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五人五乘十

人為五分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荀吳即中行穆

幸之人倚恃荀吳之斬以狗為五陳以相離制步

寵不肯棄車即步卒蓋以道阨難于用衆故臨時之兩

宜制為五陳不相聯屬易于進退如下文所云兩

于前其居前之陳伍於後其居後之陳專為右角

其右軍之陳名曰專三也參為左角其左軍之陳偏為前拒其

拒之陳名曰偏五也名曰參四也此皆臨時處置之名誘之為離合之陳狄人笑之

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吳人伐州來楚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

州來奔師旅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子瑕即楚令尹不起所疾

也楚師燔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軍之重吳公子

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

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

沈之君幼而在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

政頓與許蔡三國又皆疾惡楚政楚令尹死子瑕卒其師燬帥賤多

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

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

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譁亂楚必

大奔請先者謂薄威備請在軍之前者其

而誘後者敦陳整旅在軍之後列若敦厚陳法整齊行行列待之以整重而待之

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兵思晦戰此用晦擊楚之不意也吳

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

軍以繫于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

人或奔或止言不整也三國亂三國爭之故紛亂吳師擊之三

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

與蔡頓使奔許蔡頓三國以搖吳心曰吾君死矣言胡沈之君已死矣師

譟而從之吳師鼓譟而從其後三國奔許蔡頓同楚師大奔

武備志卷十九 戰略考 春秋 十五

闔廬曰
欲殺之
耳真霸
主也
教練實
不出四

吳子問于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
莫適任患莫肯爲國若爲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
重以勞一師至我以一師伐楚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
則出楚必道敝楚必罪敝於亟肄以罷之亟數也
之使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斷之必大
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孫武子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法可試
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人百八十人分爲二隊
以寵姬二人爲隊長武令之曰前視吾心左視左

者
特
言也
爲婦人

手右視右手後視吾背婦人曰諾於是鼓之右婦
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三
令五申而鼓之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
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吏士之罪也
乃斬左右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
皆如法不敢出聲者孫子報王曰兵既整齊惟王
所用雖赴水火可也

吳伐楚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于闔廬戰日之早
闔廬曰楚瓦不仁楚瓦即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

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闢廬不許夫槩主
 曰所謂臣義而行言古書所謂人臣之道見義則為不待命者其
 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
 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
 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戰而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
 擊之夫槩主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
 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
 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楚人為食吳人及
 之奔楚師奔走食而從之楚走不暇食故吳人敗諸壅

自古擊
 半濟以
 其亂也
 不知其

有生
 心

滋五戰即郢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陳于攜李勾踐患吳之整
 也使死士再禽焉使敢死之士再往遺吳禽欲使吳師亂取之不動
 罪人勾踐又使有罪當屬劍於頸而辭曰君有治
 君有治言越吳二君有軍旅之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
 不敢逃刑敢歸死敢自歸死於吳遂自剄也師屬之目師
 怪其所為皆往目而視之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
 越子伐吳吳子禦等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
 句卒句卒鈞伍相著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

武備志卷十九
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二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
吳師大亂遂敗之 俱哀公

武備志卷十九

武備志卷二十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戰國

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復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

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
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
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知與之以驕智伯然後
可以擇交而圖之奈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
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臯狼之地於趙襄子襄
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乃走晉陽三
家圍而灌之城不侵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
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駮乘智伯曰吾乃今
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

跡謂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絳疵
謂智伯曰韓魏必友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
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
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
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
二子曰此讒臣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
于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
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絳疵入曰主
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

隱慮無形是謂謀國

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
後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
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為之
日期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
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
前大敗其眾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
趙襄子至晉陽視城郭府庫謂張孟談曰城完矣
廩實矣無矢奈何談曰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
垣皆以荻蒿苦楚磨之其高至丈餘發之則箭

不逞耕則後之遣子亦不逞敗人謀故曰進退皆六國

之勁也襄子曰矢足矣銅少若何談曰董子之治
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礎用之則有餘
銅矣襄子曰善號令已具城守已備三國攻三月
不下孟談既破滅智伯強固趙宗迺釋事以去權
尊而耕於負親之丘耕三年韓魏齊楚負約謀趙
襄子懼往見談與之謀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
之國授臣故吏以太夫臣試計之君曰諾談乃使
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
而謀敗趙無恐

本為將之

魏將吳起為西河守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用兵廉平得士卒心使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

龐涓仕魏為將軍伐趙齊救趙孫子曰夫解雜亂

紛糾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搤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于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于桂陵魏師大敗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之成侯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矣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才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

只是无後着耳

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想於齊吾因
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以受重利而得
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
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將孫子
為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
亦大發兵使太子申將以禦齊師孫子曰彼三晉
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
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
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

涓亦大

愚謂之
同學兵
法于鬼
谷子吾
不信也

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
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
其步軍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
馬陵馬陵道陘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砍大樹白
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交道而伏期日
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
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
之名齊因乘勝大敗魏師虜太子申
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距

不可謂
武然御
愚人只
須如此

鞅遺印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
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
之民印以為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襲印虜之
因大破魏師魏惠王恐獻河西地於秦以和
官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
大喜西周大怒馮睢曰臣能殺之君子金三十斤
馮睢使入操金與書間遺官他曰告官他事可成
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
入告東周之侯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侯得而獻

即墨人
亦不庸

正是敵
手

東周東周立殺官他

燕人攻齊安平臨菑市掾田單使其宗人以鐵籠
傳車轄及城潰入爭門出皆以軸折被擒獨單宗
人得免遂奔即墨時齊地皆已屬燕獨莒即墨未
下樂毅并軍圍之其大夫戰死即墨人曰安平之
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立以為將
樂毅圍二邑期年不尅乃令解圍去城九里而為
壘令曰城中人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即舊業三
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

姦雄必
出此看

恩怨分
明非僅
僅善駕
馭人也

吸之間尅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遂南面而王耳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讓之曰先主不貪土地而舉國以禮賢者遭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為無道以害先王寡人統位痛之入骨故延羣臣招賓客以求報讐有成功者尚欲與共燕國今樂君親為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固樂君之有非燕所得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遣國相立毅為齊王毅皇恐不受拜

與訓
意同意

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自為太子時不快於樂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聞之即使騎劫代將毅遂奔趙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于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俄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

置九非
奇劫太
庸耳

先以神
道設教
故此計
得行

曰吾惟懼燕人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
燕人如其言城中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言吾
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為寒心燕軍掘燒之齊
人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其可用
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
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
約降燕軍益解單收城中得牛千餘為絳繒衣畫
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鑿
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熟

怒燕軍所觸盡死傷燕軍大驚而城中鼓譟
之燕軍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至河上七十
餘城皆復為齊

秦圍閔與趙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皆曰道遠
險隘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
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
者死秦師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有
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
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

大喜奢既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闕與五十
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
請諫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益將軍
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請
刑不許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即發萬人趨
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
解闕與而還

范雎說秦主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
齊湣王攻楚再闕地千里而尺寸無得

非便
侯官
之上
也

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其能敵而伐之
齊幾于亡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
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
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而威趙
楚則齊附而韓魏因可虜矣王曰善乃以雎爲客
卿與謀兵事

可以
下
也

秦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略絕上黨守馮亭與
其民謀曰韓道已絕不如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
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乃告

而存宗社者此是也

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為趙
不樂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獻之太王趙王
以問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今
樂吾德何謂無故豹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
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之秦
者欲嫁其禍于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
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
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平原君請受之王乃
使平原君往受地

明曰

秦王說攻趙趙軍數敗樓昌請發重使為媾虞卿
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將
不聽不如以重寶附楚魏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
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于秦虞卿曰天下之
實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秦必顯重之以
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
之不救王則媾不可成矣既而果然廉頗壁壁不
出又失亡多趙王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
為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括為將耳廉頗易

與且降矣。趙王遂以括代頗，將秦軍。聞括已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軍而齧為裨將，令軍中敢泄者斬。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擊秦軍。武安君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絕其後，軍分為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之，自如河內發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趙請粟于齊。齊王弗許。趙軍食絕，四十六日，人相食，急攻秦壘，欲出不得。括

長平

自中其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坑之。

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攻趙，旦暮之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主恐，止晉鄙。平原君夫人魏，公子無忌姊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公子。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勅晉鄙救趙。及賓客辯士遊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鬪，以死於趙。過見其客侯生，生曰：「公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生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

既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且公子嘗為報其父
讐如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誠一開口則得虎符
奪鄙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
言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鄙
疑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鄙
不聽使擊之公子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舉手視
公子曰吾舉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
車來代之何如哉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鄙公子
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

事必有
殊恩以
結人心

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
之而進大破秦軍於邯鄲下王齧解圍走
李牧者趙北邊之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
便宜置屯市租皆輸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
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為約曰匈奴入盜則急
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
以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使人讓之
牧如故王怒使人代之屢出戰不利邊不得田畜
王復請李牧牧稱病不出王彊起之牧曰必用臣

此中有
妙處不
然便指
矣

秦多奇
來特亦

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邊如約匈奴敢
無所得終以為怯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
乃選車騎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
北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入牧乃多為
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擔
檻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秦既敗於河外使入行萬金以間信陵君求得晉
鄙客令說魏主曰公子亡在外十年今復為將諸
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不聞魏王矣秦王又數

多奇士

使入賀信陵君得為魏主未也魏王信之使代
於是信陵君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四歲而
卒

秦王剪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臣郭開
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使趙葱顏聚代之牧不受命
遂殺之趙遂亡

秦王問於李信曰吾欲取荆楚用幾何人對曰不
過二十萬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將
軍老矣何怯也乃使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

翦謝病歸頓陽李信大敗楚軍引兵西與蒙恬會
 城父楚人因隨之三日不頓舍大敗之入兩壁殺
 七都尉信犇還王怒自至頓陽謝王翦彊起之翦
 曰老臣罷病悖亂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
 人不可王許之於是翦將六十萬人伐楚自送至
 灞上翦請美田宅甚眾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翦
 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鄉臣
 請田宅為子孫業耳王大笑既行又數使使者歸
 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王粗中而

雖能辭
 亦實語

畢竟以
 其眾故
 止擊其
 意歸邑

不信入今空國而委我不以日堅顧令士坐而疑
 我矣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悉國中兵以禦
 之翦堅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無循之親
 與士卒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
 翦曰可矣楚既不得戰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至
 蕪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師遂敗走翦乘勝略定城

戰國
 戰國

武備志卷二十

武備志卷二十

武備志

武備志

武備志

武備志

